

■ 大端文庫

Life Together 朋霍费尔作品系列之三

[德] 迪特里希·朋霍费尔 著
高喆 译

团契生活

DIETRICH BONHOEFFER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团契生活

[德]迪特里希·朋霍费尔 著
高喆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团契生活 / (德) 朋霍费尔著; 高喆译.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5133-0758-1

I. ①团… II. ①朋… ②高… III. ①基督教—文集 IV. ①B97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44037号

团契生活

(德) 迪特里希·朋霍费尔 著; 高喆 译

选题策划: 梁毅

责任编辑: 王光灿

责任印制: 韦舰

装帧设计: 九一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张: 5.75

字数: 60千字

版次: 2012年7月第一版 2012年7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0758-1

定价: 24.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导 言

1945年4月一个阴霾的清晨，在即将为盟军所解放的弗洛森堡（Flossenberg）集中营里，迪特里希·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被来自海因利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的特别命令处决。1953年复活节的周一，巴伐利亚的牧师们在弗洛森堡的教会里展示了一块纪念碑，上面刻有如下简短的碑文：

迪特里希·朋霍费尔，一个其同胞中间的耶稣基督的见证者。1906年2月4日生于布列斯劳（Breslau）。1945年4月9日卒于弗洛森堡。

对无数在德国、欧洲大陆、英国以及美国的基督徒来说，朋霍费尔的死已经成为了对德尔图良（Tertullian）那句名言的一个当代的印证，即“殉道者的鲜血是教会的种子”；因为他的生命与死亡、以及他的作品——其中搏

动着一个人质朴而完全的信仰——他与耶稣基督相遇、并接受这一在“世界”（他定义其为由耶稣基督、以及在耶稣基督之中给予我们的具体责任的实践领域）之中相遇的最终结果——这些在他所服侍的普世教会中，仍是一种活的见证。

朋霍费尔出生在如今属于东德的布列斯劳一个有七个孩子的家庭。然而他的成长却是在柏林，在那里他的父亲——一位著名的医生，曾受聘为德国第一个精神病学教授。从他的父亲身上——正如他在被囚期间的最后一封信中所写道的。且他用这句话来概括他所写的全部内容——他学到了一种坚持不懈的现实主义，一种“从措词至现实的转向”。对他而言，基督教决不能仅仅是知识理论、与生活分离的教义、或者神秘情感，相反它必须永远是负责的、顺从的行动，是任何具体的个人或公共生活境遇中的基督使徒身份。而正是这种认识，最终将他带向了牢狱与死亡。在被盖世太保关押之前的六年，他曾写道：“当基督呼召一个人时，他便是在命令他走来并接受死亡。”

朋霍费尔在柏林城郊一个家庭成员彼此间始终关系紧密的幸福家庭中，成长为一个健壮的青年。他与之玩耍并一同“创作音乐”（他弹得一手好钢琴）的邻居伙伴中有伟大的学者哈那克（Adolf von Harnack）、以及历史学

家德尔布吕克 (Hans Delbrück)。

十六岁的时候，朋霍费尔确定自己想要研究神学。在图宾根 (Tübingen) 学习过一年后，他于1924年被柏林大学录取，并在那里度过了余下的学生时代，每天清晨同瘦弱的哈纳克一起乘坐有轨电车前往大学。他的老师是那些伟大的柏林学者，如霍尔 (Holl)、希伯格 (Seeberg)、利茨曼 (Lietzmann)、以及吕特格 (Lütger) 等，但那时他自己也已经成为一位现代“教会神学”的拥护者，即便他之前从未听过卡尔·巴特 (Karl Barth) 的讲座。据说，他有一次参加了巴特在波恩大学开设的一门研讨课，并在讨论中轻声引用了一段路德的话：“在上帝听来，一个无神者的诅咒可以比一个虔信者的赞美更为悦耳。”“是谁引用了这句话？”巴特高兴地问道，并从此认识了朋霍费尔。正是这个年轻的学生，带着一种对路德的直接现实主义的理解，后来清晰地解释了路德另一句悖论性的、并经常为人所误解的表述：“勇敢地犯罪，更勇敢地信仰基督并为此而喜悦。”

二十一岁那年，他发表了他的博士论文——《一个对圣徒相通的教义性研究》，而在他其后获得教授资格的论文《行动与存在》(Act and Being) 中，他阐述了辩证神学的地位和重要性。1928年，他在巴塞罗那担任郊区牧师，并在1929年返回了柏林。在神学系获得教职后，他于

1930年被派往纽约联合神学院一年。他称其为“在美国作为批判主义的要塞而闻名及受人尊敬——一个由美国人民所独有的公民勇气、以及没有任何官僚作风的人际关系所带来的自由讨论的地方。”在这里，他尝试了解尼布尔兄弟（Niebuhrs）。他亦为黑人灵歌、以及黑人为争取平等而进行的斗争所吸引。在随后的年代中，“当高墙环绕德国而竖起时，”他将这些歌曲介绍给他的学生。朋霍费尔最好的朋友，如今是柏林大学学生牧师及朋霍费尔的遗作编纂者、且本文作者亦受惠于其所提供之材料的贝特格（Eberhard Bethge）写道：“我们哼唱‘慢慢摇荡，美好之车’^①的时候，比电台和音乐厅令它在这里广为人知的的时间早了二十年。”

返回柏林大学后，他开始教授系统神学的课程，并且立即吸引了很多学生在他周围。他的首部著作《创造与堕落》（*Creation and Fall*）由其课程讲稿发展而来，是一个对《创世纪》前三章的神学阐释。除此之外，他亦作为牧师服侍夏洛腾伯格（Charlottenburg）技术学院的学生，他在那里主持的礼拜仪式总是人满为患。

接着到来的1933年是命运转折的一年。当年2月，朋

①一首著名的美国黑人灵歌，1909年由费斯科·加百列（Fisk Jubilee）首唱——译注。

霍费尔在柏林电台进行了一次讲演，在其中，他痛斥德国民众对一位“领导者”的渴望，因为一旦这位“领导者”并不明确地拒绝成为民众的偶像（idol），他便会不可避免地变成一个“误导者”。在他完成讲演之前，这次广播便被腰斩了。当作为偶像的希特勒显然已经成功上位后，他接受了一份邀请，成为在伦敦的两个德国教会的牧师，因为他拒绝以任何形式参与“德国基督徒”（German-Christian）同纳粹政府达成的妥协。在英国，他与奇切斯特的贝尔主教（Bishop Bell of Chichester）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成为最早向外部世界解释德国教会中所发生之事件的人。

在这之后，由安德鲁斯（C. F. Andrews）充当中间人，当他正准备前往印度拜访甘地以继续致力于和平主义之际，他接受了一份来自忏悔教会的邀请，请他负责一个专门为波美拉尼亚（Pomerania）训练年轻牧师的“非法的”地下神学院。他立刻回到了德国。1935年，他到了青斯特（Zingst），并从那里前往斯特汀（Stettin）附近的芬根瓦（Finkenwalde），在那里，他和二十五位郊区牧师在临时搭建的房屋中共同生活。这便是团契生活，在《团契生活》（Gemeinsames Leben, 1938）一书（这里为其英译本）中以圣经观点被描述及记载的基督徒群体的生活。在这段时间，他还写了《门徒》（Nachfolge）一

书，这本著作在英国及美国以《做门徒的代价》 [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纽约 (New York): 麦克米兰 (Macmillan), 1949] 为题出版。这两本著作包含了其基本思想的精髓——同基督一起生活意味着什么。就在另一本诠释《诗篇》前两章之观念的重要著作《圣经祷告书：诗篇导言》 (The Prayer Book of the Bibl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salms) 出版后不久，他被禁止写作及出版，而“地下”神学院也被盖世太保关闭了。

然而此时，朋霍费尔已经深深卷入了他受到独裁统治的祖国发生的某些事件中。通过他姐姐克里斯特尔 (Christel) 的丈夫多南尼 (Hans von Dohnanyi)，他了解到围绕着弗里施 (Flitsch) 将军的某些危机，以及由贝克 (Beck) 将军和其他人共同策划的罢黜希特勒的秘密计划。这个男人在看清了和平主义立场的全部力量、并考虑了“做门徒的代价”后，在他灵魂的深处得出了结论：远离那些参与政治及军事解放运动的人们将是不负责任的懦弱以及逃避现实。正如他的朋友贝特格所言：“他并非相信每个人都必须像他那样行动，但就他的立场来说，他看不到退至任何无罪、正义、虔诚的庇护所中的可能。体面人的罪在对责任的逃避中揭示了自身。他看到这种罪落在他身上，因此他选择了他的立场。”在此，他依据其伦理学的基本观点而行动，即一个基督徒必须

接受其作为上帝安置他于其中的这个世界中的一位公民之责任^①。1939年，他曾在美国呆过很短的一段时间。他的朋友力劝他继续利用其作为一个学者和教师的天赋，以服侍普世教会，但他拒绝了，并登上最后一批回国的轮船中的一艘回到了他清晰的命运。

从那时起，他的生命便投入到了由忏悔教会及抵抗运动所交付的使命中。在这段时间中，直至他的死亡，他将空闲时间都用来撰写《伦理学》（Ethics）一书，并将其视为他作为一名神学家所能够做出的特别贡献。自被禁止教学、写作、或在柏林居住后，他辗转全国，为各个秘密组织讲道及演讲，像信使一样游走于不同组织之间，并在埃塔尔的本笃修道院（the Benedictine abbey at Ettal）以及其他一些临时庇护所中完成了《伦理学》一书的全部章节。

然而1943年4月的一天，灾难突然降临。4月5日，朋霍费尔连同他的姐姐克里斯特尔、以及她的丈夫多南尼一起，被逮捕并被囚禁于提戈尔（Tegel）军事监狱，直到1944年10月8日。在这期间，看守对待这位坚强的牧师十分友好，还曾将他偷偷带到那些绝望的囚犯中间开展教牧工作。他们保存了他的文章、论文、以及诗歌，甚至在他和监狱外的家人及朋友之间建立了完备的信使服

^①着重号为原文所加，下文同。

务。

接着，在七·二零兵变失败后，朋霍费尔不断地被从一个监狱转至另一个监狱，从盖世太保在柏林的监狱到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再到申堡（Schönberg），最后来到弗洛森堡，而在这期间，一切与外界的联系都中断了。他生命最后几周的时间，是同来自许多不同国家的人们一起度过的，其中包括俄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以及德国人。他们中的一位，一个英国的政府官员曾写道：

在我看来，朋霍费尔总是能够通过最小的插曲、以及对仅仅是活着这一事实的深厚感激，来散播一种幸福和欢乐的气氛——他是我所见过仅有的那些人中的一个，对他们而言，上帝是真实的，并永远相伴左右——1945年4月8日是个星期天，朋霍费尔牧师主持了一个小的崇拜仪式，并作了一次震撼我们所有人心灵的讲演。他用恰到好处语言表达出了我们被囚的心境，以及它带给我们的想法和决定。当门被打开，两个官员走进来的时候，他刚刚结束他最后的祷告。“朋霍费尔囚犯，跟我们来”，他们说。对所有人来说，这句话只有一个含义——绞刑架。我们向他告

别。他将我拉到一旁，说：“这是结束，但对我来说它是生命的开始。”第二天，他在弗洛森堡被执行了绞刑。

他在最后一天讲演的题目是“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这便是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的生平——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教会导师，一个有着深刻的神学与圣经观点、却又联系当代生活并关注现实的作者，一个看到了基督门徒的道路并在其上行至终点的见证者。任何人都应该为能将他更多地介绍给那些未曾读过其文字的人而感到骄傲。

John W. Doberstein

目 录

001 导 言

001 第一章 团契

基督徒弟兄的团契是一个恩典的礼物，一个随时可能从我们这里收回的、来自上帝之国的礼物，一直以来将我们与全然的孤独分开的时刻也许其实很短暂。因此，让那至今都与其他基督徒相伴过着一种普通基督徒生活的人从他内心深处赞美上帝的恩典吧。让他跪谢上帝，并且宣告说：我们被允许与基督徒弟兄一同生活于团契中，是出于恩典，唯独恩典。

027 第二章 与他人相伴的日子

对基督徒来说，每日的伊始不应为对一天之工作的关注所负累。在新一天的起点站立着创造它的主。在耶稣基督清澈的光芒以及他的唤醒之言面前，一切夜梦中的黑暗与纷乱都退却了。

067 第三章 孤独的日子

许多人寻求团契，是因为他们害怕孤独。因为他们无法忍受孤独，所以被迫寻求他人的陪伴。同样，也有很多基督徒，他们不能忍受孤独，他们有一些同自己之间不好的经验，他们希望在与他人的关联中能获得帮助。但他们通常都失望了。于是，他们因为事实上属于自身的错误而责怪团契。

083 第四章 服侍

一个基督徒团契应该知道，它之中的某个地方必然会发生“一个门徒之间的议论，谁将为大”。这是人为了自我称义而自然进行的斗争。他仅仅在将自己与他人比较时、在谴责和论断他人时发现它。自我称义与论断他人走到了一起，正如由恩典称义同服侍他人相聚一处。

105 第五章 忏悔与共融

基督在肉身中成为我们的弟兄，为了我们能够相信他。在他之中，上帝的爱来到罪人。通过他，人们可以作为罪人存在，且只有如此，他们才能被帮助。

120 附录 I 朋霍费尔牧师小传(安希孟)

131 附录 II 世界已经长大成人(安希孟)

第一章 团契

基督徒弟兄的团契是一个恩典的礼物，一个随时可能从我们这里收回的、来自上帝之国的礼物，一直以来将我们与全然的孤独分开的时刻也许其实很短暂。因此，让那至今都与其他基督徒相伴过着一种普通基督徒生活的人从他内心深处赞美上帝的恩典吧。让他跪谢上帝，并且宣告说：我们被允许与基督徒弟兄一同生活于团契中，是出于恩典，唯独恩典。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地善，何等地美！”（诗篇133:1）。接下来，我们将思考圣经为我们在圣言之下的团契生活所提供的一系列教导与原则。

不应该想当然地认为，基督徒有生活于其他基督徒中间的特权。耶稣基督生活在他的敌人中间。最终，他所有的门徒都舍弃了他。在十字架上，他全然孤独，被恶人与嘲弄者包围着。他正是为此而来，将和平带给上帝的敌人。因此，基督徒也一样，他并不属于与世隔绝的修道生活中，而是住在仇敌中间。那里有他的使命，他的工作。“天国会降在你们的仇敌中间。而那些不能忍受于此的人，并不渴望基督的天国；他希望身处朋友中间，为玫瑰与百合花所环绕，只与虔诚者而不与坏人为伴。你们这些渎神者和基督的背叛者啊！如果基督也曾如你们现在一样行，那么谁能够被赦免呢？”（路德）

“我将散播他们在列国中，他们必在远方纪念我”（撒

迦利亚书10:9)。根据上帝的意志，基督的国是一群被散播的民，像种子一样被散播“在天下万国中”（申命记28:25）。这是它的诅咒与它的承诺。上帝的民必居住在远方的不信者中间，但这却将成为上帝在全世界的种子。

“我将……聚集他们；因我已经救赎他们：……他们将得回归”（撒迦利亚书10:8, 9）。这将何时发生？它已经发生在了耶稣基督身上，他的死“将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约翰福音11:52），而它最终将在时间的终点、当上帝的天使“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马太福音24:31）的时候为人所见。在这之前，上帝的民始终散居，只在耶稣基督中聚集。他们散落于不信者中间，在远方记起祂，并在这一事实中合一。

因此，在基督的死亡与终末之间，唯独凭着一种对终末之事的恩典盼望，基督徒才有权生活于同其他基督徒之可见的团契中。正是由于上帝的恩典，教会才被允许可见地聚集于世，以分享上帝的圣言与圣礼。并非所有基督徒都受到这一祝福。被囚者、患病者、孤单的散居者、在异教徒的土地上宣告福音都是孤独的。他们知道可见的团契是一种祝福。正如《诗篇》的作者一样，他们记得他们从前如何“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